

胡孝乾：我和清华棒垒球的三个故事

胡孝乾

本科毕业后，我兜兜转转了11年的时间，又回到了清华园。自己的身份从“普通学生+C类代表队队员”变成了“教员+C类代表队教练”，自己和清华体育的羁绊又紧了一分，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清华体育代表队的感情和理解也深了一层。

为了帮校垒球队早些招到队员，我从两年前开始从大一女生体育课上邀请身体素质比较好的同学加入校队。姑娘们在面对我的邀请时，常会问：“参加校队会有什么收获呢？”抛开“为校争光”的口号（当然，我对这个口号有一百二十分的认同，否则也不会多次在CUBA对阵北大的比赛中，站在观众席里喊得四下皆惊）和“阳光长跑免修”的功利目的不谈，我回望自己十五年的代表队经历（四年队员加十一年教练），总会告诉她们：“最大的收获在于，你不仅会认识到跨越年级、跨越系别乃至跨越分歧的朋友们，还会收获许多一生都不会褪色的情感与回忆。简单来说，就是那些情景和那些人”。

故事一：棒球与动画片

清华棒球的历史几乎和清华

胡孝乾

2000年就读清华大学中文系，2002年转系至新闻学院。本科毕业后，就职于新华社。2009年，赴英国拉夫堡大学，攻读体育管理学硕士、体育政策学博士。2015年返回母校，任体育部教研系列助理教授、副教授，清华大学棒球队、垒球队教练。先后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十余项，主持国际奥委会高级研究项目子课题、英国不列颠学院项目各一；率队获得北京市大学生棒球联赛三连冠、垒球联赛两连冠；全国大学生棒球联赛冠军、垒球联赛第五名。



一样长，“文革”期间，棒垒球曾在清华园中短暂消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清华先后恢复了垒球课与棒球课。此后，清华体育部尹嘉瑞教授带领王俊华、彭

寿义、邵怀月三位老师和葛京、郭忠建以及王克忠三位学长，于1990年复建了棒球校队，并迅速达到了清华棒球重建后的第一个历史巅峰——1993-1995年全国



早期的清华大学棒球队合影



尹嘉瑞老师（左一）和 90 年代初的清华棒球队队员们



冬令营后的初春时节

大学生棒球联赛三连冠。直到北京各大学纷纷引入体育特招生后，才结束了清华大学一枝独秀的局面，但是我们也一直位列三甲之内。

我和清华棒球初相逢在 1994 年，最后一期的中国少年报“棒球乐园夏令营”。营地就设在清

华附小，教练是当时横扫全国高校棒球界的清华校队队员。谁能想到，我在当时认识的这些“教练”会在六年后成为我的“学长”。遗憾的是，我 2000 年考入清华时没能见到自己当时所在分队的教练——计算机系的丁大鹏学长。他正好在 2000 年 6 月毕业去了美

国。虽然我们后来在北京和佛州多次网友会面，但到现在都没能在清华再见也是小小的遗憾。

能够有幸进入园子，必须要感谢我开明的家长——如果不是他们宽宏大量地保证我每天的动画观摩时间（主要是因为中学离家近，单程 10 分钟），作为文科生的我大概率会进入隔壁了。高三上学期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看到了广西台播放的《棒球英豪》。剧情中兄弟的纠葛、感情的纠结、命运的纠缠以及在其中穿针引线的棒球比赛，吸引我一集集地看下去，也让我把“想在大学里面打棒球”设定成对高考志愿校的关键要求。

幸运的是，我在那个时候只知道清华有棒球队。于是，我便一边回想着四五年前的清华和那时见过的人，一边一天天地向着高考考场前进，最后执拗地把仅填写了一个校名的志愿表交给了高中班主任。那些人和情景历历在目——尹嘉瑞老师、丁大鹏学长、宽如墙的巨汉捕手（张春雨学长）、一个在胖胖脑袋上顶着块包头布的日本投手，以及那时的情景——球场外的臭水沟、巨汉捕手的蓝色手套、巨大的校园、没有建设破破烂烂的东门、清华南门外日本留学生蹲在地上卖的 10 元一本《少年跳跃》以及其中身材曼妙的少女们。

两个月后的9月8日，我骑着黑色的永久牌加重二八自行车，背着一个插着棒球棒的登山包，从东操西边的斜坡冲向了人文学院的招新棚位。清华、棒球，我来了。

故事二：那年北京赛

1995年以后，国内开始有高校招收棒垒球项目的特招生，这项政策给清华棒球带来了切实的影响——从1996年开始，全员特招的北方工业大学棒球队让清华棒球年年折戟于北京赛。虽说是坐二望一，却是望山跑死马。

学生体育异常残酷，每一年都会有一批人在最灿烂的时刻“死去”。这种“死去”并不仅是竞技体育的成王败寇、你死我活，而是亲身经历生离死别却束手无策的一生饮恨——学生运动与职业运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毕业”，这是一个从学生运动员一入学就在步步逼近的“死线”。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毕业是一件令人全心喜悦的事情，即便其中夹杂着和朋友离别的不舍，但正是今天的离别才能有来日的重逢。不过，学生运动员的毕业是他们在大学运动场上的“死亡”，即便他们在毕业时正是竞技水平的巅峰时刻。这种死亡是和代表母校征战的机会的一生永别，是只能远观学弟们在赛场上奋战的束手

无策，更是自己永无计弥补当年遗憾的午夜梦回。

从1996年开始，一代一代的学长离开了清华，带着自己在赛场上心有不甘，给后来的学弟们留下一年年的期待。在水木清华BBS作为校内最便捷交流方式的当年，水木棒球版的精华区

里面，保存着大量学长们在毕业之后留下的感想、不舍与无奈。2000年，gurber的帖子为留在校内的学弟们的心情，做了最生动的注脚。

2001年的夏天，清华棒球队在全国赛仅获得第五名。是秋，二年级的我成为了校队队长。校队的老队员们或是大三推研，或是大四毕业，研究生同学们被老板抓着出不来，每次训练仅仅能来三四个人。尽管化工系的杨柳与热能系的陈骁每次训练必到，让我这个全队最年轻的队员感到了巨大的支撑，但屈指可数的出勤人数仍然使我常常为球队的未来感到无助、慌乱与苦恼。

【在gurber(酷鼠)的大作中提到:】

:今天很累,为了昨天的比赛我们付出了很多
:但是,又一次失败了,心里难受!
:记得我刚入校时,我们系队的我的老大哥们
:就和我说明咱们系可是好几年的冠军了
:不能丢在你的手上,但是,就在前不久我们系失去了它
:在我入校以后,我们在与北方的交战中没有胜记
:我曾经以主投上场过两次,还以三垒上场三次
: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
:入学时,我看到了的是吴强,梅晨遗憾的离去
:去年,春雨也走了
:现在,光头,大伟,刘昕也要带着遗憾离去
:我有些不忍,不忍看到他们遗憾的目光
:不忍听到他们遗憾的话语
:也许大学只是人生短暂的一瞬
:但是我要说我为有像棒球队这样的大哥们感到骄傲
:我想我们的失败不会是永恒的
:我们要取胜.
:为了自己,为了对友,为了我们的将要离去的大哥们
:我们一定要胜,要让北方的那些油子知道
:没有过去的基础,一样可是战胜他们
:我会继续努力,永远为我最喜爱的棒球,
:不,是为最喜爱的清华棒球努力!

gurber的不甘心

而且，屋漏偏逢连夜雨，2001年的北大棒球正值巅峰。尹嘉瑞老师在1990年复建清华棒球队后，一直奋力在全北京的高校里推广棒垒球运动，也曾一次次地推着装满手套、球棒的器材车，前往隔壁帮助北大棒、垒球队进行训练。1995年，北大成立了棒球队，开始了清北之间的棒垒球对抗，但也一直是清华的手下败将。到了2001年，北大棒球队不仅聘请了专业队运动员作为教练，也在经历了6年发展后拥有了一批成熟的队员，而且还多了几位以小泽惠三、金昌茂为代表的、棒球水平相当之高的留学生们。2001年春季北京赛上的清北之战



在 2001 年马杯上投球的陈骁



张斌的全垒打

中，我们没料到北大实力增长如此之快，原本仅派出部分主力队员，希望能够和以往一样兵不血刃地拿下对手，以保存体力对战北方工大，但最后仅在换上全部主力的情况下一分小胜。而且，这场比赛的判罚也在两校的 BBS 上引发了滔天的论战。

2001 年深秋，北大主动联系友谊赛，算是为即将结束留学生涯的小泽惠三送行。地点是现在东操的垒球场。当时的球场东西向比现在的球场宽约十几米，本垒在场地的东北角。现在射击馆的位置是一排大杨树，在下午不仅会挡住西斜的阳光，也会帮阴影逐步吞没球场的外场。

11 月底的北京已然很冷了，到场的校队队员只能勉强凑够先发阵容。看看热火朝天的客队座席，我的心比天气更冷。这场比赛最终成为清华棒球复建后对隔

壁的首败——此前即便是练习赛，我们也是一马平川。比赛的具体内容现在已经淡忘了，但我在脑海中仍然可以看到，陈骁只穿着短袖队服站在被深秋的寒风与阴影覆盖的中外场，目送着小泽的全垒打从杨树的顶梢飞进身后的残阳。我问他，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在队服外面套上羽绒服再上场。他说：这是校队的比赛。代表清华，当然要穿队服。

2002 年 3 月 21 日，来自台湾的张建雄教练来到清华，为校队进行义务技术指导。他从这时开始一做就是五年，更使清华大学棒垒球技术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从张教练来带清华到当年的北京赛开赛仅有两个月的时间，但队员们的水平在他严格、细致的训练下得到了迅速提升，老队员也随着北京市比赛的日益临近而逐步归队，球队从技术、战术到士气都日益进步。5 月 12

日，北京市棒、垒球比赛在北方工业大学开幕，清华棒球在比赛首日就是一日双赛——上午 10 点对北大，下午 3 点半对北方工大。用开赛即决赛的说法来形容这样的赛程也一点不为过。

北大的小泽惠三虽然毕业了，但曾经韩国少年棒球国家队选手金昌茂仍然还在，而且去年秋天曾来到清华比赛的队员们也大多在队。说老实话，我在比赛前心里是打鼓的。比赛的过程就不赘述，场面乏善可陈，19-0 横扫隔壁。大家开始准备下午不是决赛的决赛。

下午的比赛，双方一开始就拼得刺刀见红。清华第一棒张斌的开幕全垒打以及后续队员的连连攻势把北方工大先发投手打得被迫下场。先发投手留学生今村悠也让对手连续两局吞蛋而归。蹲在本垒后面的我小小地做了次贡献，把对方偷垒的球员传杀在二垒，此后北方工大的队员们即

便是攻占了一垒，也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比赛在第四局发生转折，清华的中继投手崔普州不在状态，接连四坏球报送对手，被北方工大连续取分。虽然，我方及时换上老队长王灏，但仍然让对手又得了一分才止住了失分。

比赛的最后一局，我穿好捕手护具，回到本垒后面，心情格外紧张。一方面，左手拇指在前几局不慎戳伤，剧烈的疼痛让我怀疑伤到了骨头；另一方面，北方工大在前几局连续跑回本垒取分，身为捕手的我当时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手庆祝。在这种无力感的影响下，我心里不断盘算着，要怎样才能拿下逆转胜。

“赶紧守完这半局，你们就赢了”，身后主裁催促发愣的我赶紧蹲下，协助投手热身。短短一句话在我听来无异于一声惊雷——清华居然领先，我们距离睽违六年的胜利，就差三个出局！一刹那，或肾上腺素、或是多巴胺，或者是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化学元素在体内突然涌出，大脑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手断了也要接完这场比赛”。比赛后面的内容，在二十年以后看来似乎是一片色彩清晰的迷雾。好在经管学院贺业鹏老师当年发在水木上的贴子，能够帮我们一窥究竟：

最后一守时，对方一出局后，击球员打出中外方向高飞，杨柳可

能过于想接好这个球，在判断上出现失误，向后跑得太多，再向前跑时已经来不及，尽力鱼跃但球打在手套上落地。好在补位的沙鱼及时赶到，拣球后迅速传向二垒，而北方的队员抢分心切，冲过了二垒，

发现球已经在游击手今村手中，无奈只能向三垒跑。今村稳稳传给难波，把正在扑垒的跑垒员杀在三垒前，对方的教练也只能无奈地看着自己的队员。杨柳看到队友协作弥补了自己的失误，也趴在地方长舒了一口气。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接下的北方队员又把球打到了中外方向，这次杨柳没有浪费机会，以一个再见接杀结束了比赛。最后的比分是6:4。

——水木清华棒垒球版精华区《简单赛评—Re:高兴了半天》Paul

真的是命运的安排，Paul老师文字中的杨柳和沙鱼，都是即将毕业的老队员。这场比赛最后两个出局分别经过他们两个人完成，别具一种告别的意味。而且，杨柳最后的接杀不仅弥补了自己前一刻球的失误，终结了整场比赛，也结束了清华棒球人六年的等待。丢脸的是，就在杨柳接杀最后那个出局的一刹那，我的眼泪和鼻血一起飚出，导致最后致谢观众的时候，需要在抹眼泪的



同时，注意鼻孔里面的卫生纸。

比赛的结果在赛后被瞬间刷上水木十大。众多已经数年甚至近十年未曾发言的ID们一股脑地现身在水木棒球版上，对当年不甘的回忆、对学弟们的祝贺、对未来的畅想，帖子如浪潮一般涌出，让人目不暇接。读着学长们一条又一条的回帖，我仿佛看到他们在遥远的祖国各地乃至于世界的不同角落对清华棒垒球投注的关心，更能感受到他们在过去的六年间挥别清华赛场、交还队服时的无奈与不甘。每一个ID，不仅仅是一个短短的名字，而是一个热爱母校的灵魂；每一条回帖代表的，不单是发自内心的欢愉，更是对自己当年遗憾的慰藉和对往日战友的安慰。这样的情感，当我在把18号队服还给球队时，当我站在看台上观看清华校队比赛时，都会再次冲撞着我的心。

故事三：最大的收获

后面的事情虽然曲折，但由于篇幅限制就不再展开了。我曾在2007年到2009年的业余时间，短暂地担任过校队的义务教练，在2009年辞去了新华社的工作前往英国读书，研究方向是体育政策。2015年博士毕业以后，我回到母校，成为一位体育教师，继续带领球队的学弟们，感受着我当年的感动。

2021年，我转任垒球队教练，教学的对象变成了学妹们。曾经的垒球队学姐张东霞和棒球队学

长沙佳瑜（也就是上文的沙鱼）也在业余时间回来，义务帮我指导学妹们。

就在本文成稿的前几天，我



胡孝乾（左一）在2016年北京市大学生棒球联赛决赛上进行指导

看到一位不知名的垒球队学妹在网上发的小文。这篇文章，让我清晰地看到，她们正在一步一步地感受到所谓“参加校队最大的收获”。下引部分小文内容，是为终。

前两天看到校队的大四学姐们穿着比赛服拍垒球主题的“毕业照”，她们开玩笑说其实是“九月开学照”（她们都保研了）。她们还可以在队里打三年球……一心想出国逃离这座园子的我突然很冲动地想，其实，留下来也不是不行。我好想再跟她们多打几年球……

好神奇，真的好神奇。大一时，我无数次拷问自己是不是来到了一个不属于自己地方，天天被园子里的气氛压的喘不过来气，只想四年之后要逃……渐渐地，我好像与这座园子产生了一些羁绊……和垒球队的队友们一起训练、互相鼓励、一起欢呼，跟她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好快乐，非常非常快乐。她们给了我在这园子里的实实在在的归属感，是我与这座园子的羁绊与牵挂。🍀

◀ ▶ 闫闯学长的赛后发文

发信人: downhell (大卫), 信区: Baseball
标 题: 胜利后的祝贺与感谢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Tue May 14 01:04:50 2002)

热烈庆祝清华棒球队获胜！

清华棒球队的每一个成员，祝贺你们，感谢你们！
祝贺你们，因为你们实现了期待已久的胜利，凭借自身的实力和发挥战胜了多年来最想战胜的对手。

感谢你们，不仅因为你们实现了我和众多队友多年来的愿望，更因为你们用这场胜利解开了了清华棒球多年来的死结。

多年来，清华棒球虽然蓬勃发展，拥有着全国高校最多的棒球人口和最具规模的联赛，但始终无法突破北方工大这一障碍，虽然冠军奖杯触手可及，但却始终无法染指。这一障碍成了清华棒球的死结，让多少清华的棒球队员为之报憾，也让清华棒球队每次遇到北方工大就因为急切地想战胜对手而反而发挥不出自己应有的水平。这一次，清华棒球队终于取得了期待已久的胜利，解开了死结，其意义大概就如同中国男子足球队打入世界杯。从今以后，虽然北方工大仍然会是清华的强劲对手，还会和清华不息地争夺下去，还会和清华互有胜负，但清华的对手将不仅仅是北方工大了，或者说清华的对手只有自己。清华棒球的任务将不再是仅仅打败某个对手，而是走好自我的路。因此，谢谢所有为这场胜利做出贡献的人，你们的这场胜利不仅完成了多少人的夙愿，更为清华棒球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天地。

周日的夜里，我独自上网到凌晨2点，但始终不敢到bbs上看一看这场比赛的结果，因为太多次的失败和赛前大家高涨的情绪，已经让我有点不敢去面对了。当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看到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坐在这里大吼了一声，很多东西从身体的各个角落涌了出来，有尘封已久的记忆，有陌生已久的激情，也有眼中隐隐的泪水。这一刻，我真的有很多话想说。由于没有看到完整的名单，不知道每一个队员的名字，但我还是要向每一个人表示祝贺和感谢。